

玖、語調與曲調的關係

在所有藝術中，和語言聲調的關係最密切的莫過於音樂中的歌曲了，而語言和歌謠關係最直接的當屬詩詞。自古以來詩詞和歌曲是脫不了關係的，脫離了歌曲的「詩詞」，其實不能稱爲「詩詞」，頂多只能算是散文詩而已。

所以尚書舜典曰：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永者長也，「歌永言」意即「歌是語言的延長」。那麼怎樣延長呢？我們在「調階」一節中曾說，語言聲調調階的頻率沒有一定的比率，是不合音律的，把不合律的調階變成合律的「音階」，就是「歌永言」的意思。

這一點，禮記樂記說得更清楚：

「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

又云：

「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樂記」的「聲」是「語調」的意思。和舜典的聲（器樂）意思不同。「聲依永」是說器樂曲要配合歌曲，「歌永言」是說歌曲要配合語調。「樂記」則反過來說，所謂「成方」「成文」都是把不合律的聲調變成合律的歌曲之意。

由此可見先秦時代中國人已經非常注重「語調」和「曲調」之間的諧合關係。「語調」的旋律怎樣進行，那麼「曲調」就怎樣進行。「曲調」要是和「語調」各行其是，聽者固然不知所云，歌者也會覺得「拗折嗓子」。

語調既然和曲調有這麼密切的關係，那麼詩詞的聲調便直接影響到旋律的美與不美，好聽與難聽了。

大概漢以前作詩不講格律，好比現代詩人作詩標榜所謂「自然的旋律」，好聽便好。但是六朝以後，由於受到佛教「聲明論」的影響，文人發現漢語有「聲調」這個東西存在。於是把「聲調」和「五音」（宮商角徵羽）配合起來，或者把聲調依其性質分爲「飛沉」（即等於平仄），運用到詩詞，甚至文章上，其最終目的就是使得詩文具有音樂性。也就是說作詩爲文本身變成一種音樂的創作。

南史陸厥傳云：

「時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爲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蠶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

自齊梁以下，若唐人之詩，宋人之詞，元明之曲，旁及律賦四六，莫不依循聲律。也就是說，齊梁以前的文人，聲律之術但求之於冥索，得之於偶然，四聲說一出，詩人騷客才有一個規矩準繩。

然而畢竟「四聲」只是「調類」而已，各地方言調值不同，運用「四聲」來制定格律，有沒有辦法達到使得各地方言依據這個聲律制作的詩文都具有音樂性？這是令人十分懷疑的。

六朝已講平仄飛沉，平聲爲平或飛、上去入三聲爲仄或沉，平仄不調謂之「失黏」。宋（六朝）陳鵠「耆舊續聞」云：

「表啓之類，近代聲律尤嚴，或乖平仄，則謂之失黏。」

「平」、「飛」，照字面上的意義應該是平板或上升的高調之意，「仄」、「沉」應該是下降或低調之意。但劉勰「文心雕龍」聲律篇云：

「凡聲有飛沉，……沉則響發而斷，飛則聲揚不還。」

則仄聲不但下降，甚至還較短促了。

大概當時平聲大部方言都是平板高長調，仄聲是下降調。即是現代方言，平聲也大部份是平板長調，仄聲是起伏調。如依六朝人的描寫，臺語陰聲調四聲最適合於平仄飛沉的定義。臺語陰聲的調值是：

平：3，平板高長調。

上：31，高降調。

去：1，低降調。

入：2，短調。

因此用臺語來讀古韻文，於其聲律，雖不中亦不遠矣。

但並不是每一種方言都合乎這個定律。比如陸法言「切韻序」便說：

「今聲調既有別，……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

「去聲爲入」等於是說把長調唸成短調；「平聲似去」等於是說把平板高長調唸成降調。

這種例子在現代方言中也可以找到實例。比如臺灣客家語，海陸話陰平是53，陽平是55，居然把平聲唸成下降調，但是四縣話把去聲唸成55，但陰平爲24，陽平爲11，仄聲居然比平聲高①，那樣和飛沉的定義正好相反。

可見無論「平仄」、「四聲」，實在無法給語言聲調與音樂曲調的關係一個完美的解釋。

當士大夫正汲汲於講究平仄、四聲的時候，我們發現販夫走卒的歌謠完全不顧這一套格律，但詩樂之間依然如此諧合。旋律的發展和聲調的高低升降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那麼民俗歌謠的語調與曲調有什麼關係呢？他們不講平仄，那麼講究什麼規則使得詩樂之間得到協調呢？

關於這個問題，一般人只會說語調是平板的，曲調就跟著平板；語調是上升的曲調就跟著上升；語調是下降的，曲調就跟著下降。但臺語平板調有三個，升調、降調各有二個，並不是這麼單純。

研究臺灣民俗音樂的曲調與語調之間的關係最有成績的當推王振義，他是第一個拋棄「四聲」觀念，而直接從實際語言的聲調——用本書的觀點來說，就是實際語言所配置的調位，來研究臺語歌謠聲調與曲調的關係之人。

他敘述他所採用的方法是：

「……原始性的歌謠，音樂與語言完全一致，話怎麼說就怎麼唱，不曾經過擦胭脂，塗口紅的『藝術化』修飾，從這類歌謠中，研究語調與曲調的相互關係，不僅可歸納出各聲調的詩樂諸合原則，同時由詩樂諸合原則也就知道各語言聲調的性質了。」

他對聲調的描寫記述還沒脫離「調類」的觀念，跟 *Boedean*（包擬古）一樣，很得意於其「五行圖」，就是「陰平變陽去，陽去變陰去……」之類的說法，所以當他說「陰平、陽平，……」就不知道到底指本調還是變調。而其實，他的陰平就是 $\backslash 3 \backslash$ 的調位，指陰平本調，上聲變調的意思。

令人驚訝的是，他從音樂的觀念，發現臺語聲調有三個調階，和筆者的研究不謀而合。雖然還不能完全描寫所有聲調，但卻掌握了調位分析的基本觀念，比起語言學家執著於五調階制來，覺得很可貴。

他所處理的譜例共有三十一首臺灣民間歌謠。研究結果，發現語言聲調和歌曲旋律之間幾乎是完全平行的，只有極少的例外。現在將他的報告轉錄於下②。不過爲了和本書所使用的術語求得一致，已將其術語翻譯成本書的。

(一)從單字調觀察聲調與曲調的關係。

調位	諧合原則
3	只宜配單音
31	宜配二音下行 或不合律下曳
1	只宜配單音
2 (1)	宜配單音。二音下行亦可。
12	只宜配二音上行。
2	只宜配單音。
3 (31)	宜配單音；與上聲一樣配樂亦可。

表 廿 三

入聲原有三種調階，王振義和部份語音學家一樣，以為陰陽入互變，所以入聲只有兩種，陰入本調歸到第一度短調。

(二)從二字調相聯，觀察聲調與曲調的關係，這裏只舉第三度3連其他調位者為例。

前字調	後字調	音程
3	3	0
	31	0
	3	0
	2	平均降2.9 個半音
	1	平均降5.6 個半音
	1	平均降6 個半音
	12	平均降5.3 個半音

表 廿 四

換言之，聲調調階相差一度時，曲調音程平均差兩三個半音。除此之外，王振義就他所認定的七個調位（實際有十個）間互相的排列各做了統計，所得的結論都差不多。

他的研究法可說十分「科學」，但這正是他的缺點。因為語調本來就十分活潑，這一點我們在語氣與聲調一節中已經提及。至於音樂的曲調更是自由，音程之差非常大，利用平均法研究聲調的每一度調階在音樂創作上「平均」音程差多少個半音，我想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筆者認為強調語調與曲調的平行、諧合，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處在今日中國民族音樂風格蕩然無存的樂壇創作風氣下，提唱詩樂諧合論，真有暮鼓晨鐘、振聵發聵的意義。但是研究語調與曲調的關係，筆者站在語言學的立場，覺得應該有以下的認識：

一、語調與曲調應該密切諧合。

二、「聲調」的調位、調階觀念只能提醒音樂創作者在音高的比較上應該遵循的規則。比如第一字爲三度音，第二字爲二度音時，作曲者不能使得第一字音低於第二字音，但不能規定兩者之間應該距離多少個半音。

三、樂曲音程的設計雖是作曲者的自由，但是爲了適切表現詩詞的情感，充份參考「語氣」所表現的真實「語調」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語氣」上兩個字音程差很多，而樂曲的音程設計得只差一、兩個半音，那如何能夠表現詩的情感呢？

四、音樂家應該對於語言聲調有充份的認識，作出來的歌曲才會自然，對於民俗歌曲才會有正確的認識，否則會產生誤解，比如王振義相信陰陽入互變，因此認定入聲只有3和1，而不知道陰入本調是2，所以誤會民俗樂曲中本來是諧合的爲不諧合的。

最後，摘錄一首劉福助的「喝鈴鐺」，以明臺語民俗歌謠「詩樂諧合」的境界。王振義記譜

，漢字及國際音標爲筆者所加。

樂譜（參見一二七頁）。

說明：

①鈴鐺旋：din' dɔŋ seʔʔ 或變音爲 din' dɔŋ seʔʔ，又有「旋鈴鐺」seʔʔ din' dɔŋ——之語。昔日「賣雜細个」be' tsap' se, ex 挑著擔子搖著鈴鐺，到處叫賣。其後引申之，遂謂繞圈子爲「旋鈴鐺」，打著圈子轉叫「鈴鐺旋」，「鐺」字聲母濁化。又「旋」本陽聲，對轉爲入聲。

②蜀：tsit'，廣雅：「蜀一也」。自吳語以至閩南語，皆謂一爲「蜀」，「蜀」獨也，「獨」字從蜀聲，皆有「一」義。

註：

①參見楊時逢「臺灣桃園客家方言」第二頁。

②參見王振義「語言聲調和音樂曲調的關係——臺灣閩南語歌謠的「詩樂諧合」傳統研究之三」（臺灣風物第三十四卷第三期，一九八四、九、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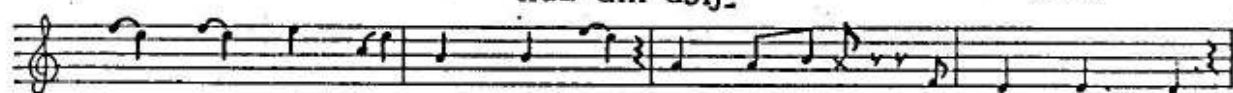
喝鑿鑿(hoah-lin-long)

喝鈴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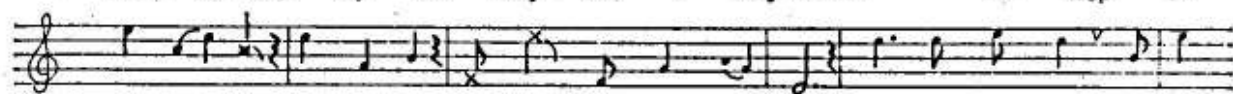
(台北腔)

hua'din' d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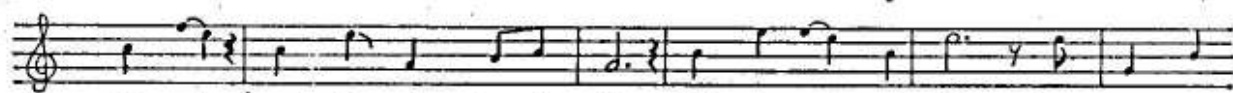
宮=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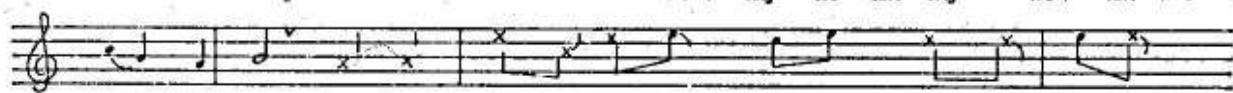
透早出門鈴鐺旋阿清仔伯(噫)賣雜細
t'au³¹ tsa³¹ ts'ut³ bŋ¹² din¹ dŋ¹ se²¹ a² ts'ing² a³ pe² bu¹ tsap¹ sui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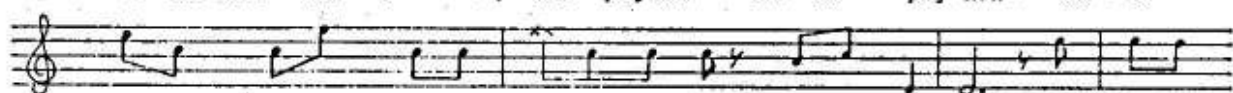
緊來(歎)卜俗賣與您會歡喜(咧)公道買賣是較
kin³ dai¹² ɔ¹ be²¹ siok¹ bu¹ ho¹ din³¹ e¹ hua² hi²¹ de kŋ² to² bu² bu² si¹ k'a²



有底,生理實實仔做,蜀庄過蜀庄,(咳)蜀街
u¹ tue³¹ siŋ² di³¹ sit¹ sit² - a³ tsue¹ tsit¹ tsŋ³ ke³¹ tsit¹ tsŋ³ he³ tsit¹ kue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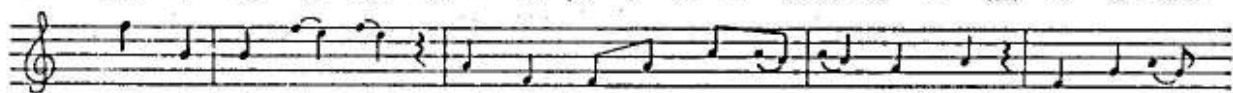
過蜀街,來歎!雪文芳水、胭脂、胖粉、鈕仔、
ke³¹ tsit¹ kue³ dai¹² ɔ¹ sap³ bun¹² paŋ² tsui³¹ ian² tsi³ pŋ³¹ hun³¹ diu³¹ a³¹



絲線、面巾、目鏡,剪一地啦,花仔布(咧)(咳)囤仔
si² su¹ bin¹ kin³ bak¹ kia¹ tsian³¹ tsit¹ te¹ da¹ he² - a³ po¹ de¹ he³ gin³ - a³



兄歎汝愛啥貨,阿伯也李仔槩與汝蜀個世間
hia¹ ɔ¹ di³ ai³¹ si¹ he¹ a² pe² a¹ di³ - a³ tsiam³¹ ho¹ di³ tsit¹ e¹² se³¹ kan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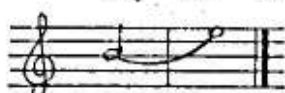


出世來作伙,無論老像囤仔少年家,事事俗
ts'ut³ si¹ dai² tsue³¹ he³¹ ho¹ dun¹ dau¹ dŋ¹² gin³ a³¹ si³¹ dian² kue³ su¹ su¹ kap³



僕計較有甚麼目的(咧)
dŋ¹ ke³¹ kau¹ u¹ sim³ mi³ bok¹ tik³ de¹

喝鈴鐺,賣雜
hua²¹ din² dŋ³ bu¹ tsap¹



細
sue¹